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七

順治十二年乙未七十二歲

後學 江西陳寶箴 武陟王軺 校訂

九世孫其玫 十世金植 監刊

七月

初一日

答王五修　來字云云俱見真切用功非口頭襲取也疑者悟之門固深喜吾子之有此疑也不覩不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工夫此不待問而知陽明曰見得真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工夫是合本體工夫而一之也初學未能合一須認得本體分明實實下手作工夫久久之方得融成一片

不覩不聞人人有此本體而其實作戒懼工夫須是至誠至聖之人無工夫是無本體也陽明從本體說工夫從工夫說本體王汝中亦恐未易言錢緒山數年用功始信本體工夫合一見得未真終難目謂所疑戒慎恐懼中有許多兢業本體何在不覩不聞中聲臭俱無工夫何著此正是當年緒山實諸作工夫處只循此戒懼久而雍閒將兢業忘而本體日充聲臭泯而工夫轉密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尚何本體工夫之兩歧哉陽明又嘗有言合得本體是工夫做得工夫是本體亦是此

意

初二日

又答五修　三月中所寄字至六月始到字未到已

知吾丈赴令君之招迎之致敬有禮自無妨於就

但其中易起是非令而賢士民德之廢免於議倘

性情未調恩怨互起咎有所歸失其跡不可不謹

也王謂天下言學者多口頭說話脚踏實地便難

害此病者從古爲然我輩果立必爲聖人之志日

用間所循習者何事提撕警覺勿蹈口耳但求無

荒已田何暇問人廢業又云覺得日用常行非是

過卽是不及過處似著於助不及似流於忘陽明謂工夫全在必有事上用工夫原不間斷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不須更說勿助又云凡忘與助皆未嘗必有事焉者也王不視不聞戒愼恐懼本體工夫之說鄙意謂一言可盡只是以工夫復本體而已宏道者人之能也道焉能宏人哉戒愼恐懼四字千聖萬賢心訣王汝中見到此恐未肯下實詣工夫詳具別幅

初三日

楊堯叟過夏峯爲語沈芳暘選君到死日身無長衣

竊無完廚餅無粒米貸於舊交貴人貴人日賢哉
錢莫肯分涓滴相助幸劉玉孫爲襄葬事甫竣而
玉孫逝芳楊歷官淸苦李賊知其廉釋之因枷一
辦甚苦沈直上語賊首曰天下之大四海之廣何
患無財賊怒而枷之歷骨竟折

腐儒少豪氣豪儒多霸氣不腐不霸者乃所稱君子
儒問小人何以云儒曰規模隘如硜硜然小人哉
抑亦可以爲次矣夫子所以廣子夏也若後世希
高慕大自負孔孟奚足當子夏一盼

初四日

問後儒謂漢儒不知學謂孔明韓范諸公不聞道何
如曰以孔子之所謂學恐漢儒未必知漢家不重
儒術其所學多在躬行而不在口耳孔子之所謂
道恐孔明諸公未必聞孔明諸公不講學其所聞
多在行事而不在談說陽明謂天質之美自多暗
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聞道然亦自
有其學違道不遠者也此亦持平之論必以爲氣
質用事未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恐非聖門之所謂
著察又以已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矣

初五日

題弟啟美詩帙後　啟美舊錄其詩四首從孫發而珍之臨其字並謄其詩按此詩在甲戌前京衛武學作也有詩數百首抵武城因於病以稿付余令選而授梓余時無多暇僅錄什一於千百後謝病歸詩更進且益多因書劍飄零刻與選兩無力焉歲月倏忽撫卷興思小子輩蔑存之以俟後之君子

初六日

問理學宗傳如何遺方正學曰正學自是足色人物其節太烈未免爲龍而亢者也靖難之事當事諸

公初亦未得親親之意迨禍愈烈而節愈奇以聖人之道聖人之學律之畢竟有由矣之先一著在宋德祐景炎之後縉紳先生往往竄匿山谷或甚麻其身慟哭荒煙斷塹間不復有榮達之願者有宋之遺澤未盡也久而盡矣德有未周學難自固今古人情大都如是

初七日

陸象山曰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愚謂詩亦道也文亦道也藝亦道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也淵明三君子有志於道所以為千古詩人之

冠具眼者自不獨以詩人目之離道而云精於詩

精於文小技耳雖有可觀君子不貴也

朱文公曰晉宋人物雖曰尚淸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淸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淵明眞箇是能不要者盡其懷抱曠然守貞安道不淫不移定之有素從古隱逸中乎理而恬於情者必以公爲祭酒焉

初八日

客問日用間何術之操能得此心常樂曰循理而已不循理則多致心之事豈能樂乎客曰安敢有不

循理縱情越分之事但八口之家衣食不給百畝
之田租稅難完內迫於室人之交謫外逼於公家
之追呼此中懷所以長鬱也曰貧士皆患此病古
來勞筋骨餓體膚者殆不止此只要辦得一片能
勞能餓之心自能隨時儉約隨時經營百畝不治
而八口爲憂者惰農也自貽伊戚耳誰禁之不樂
哉

初九日

邵伯溫云以一歲而言冬三分不用以一日而言夜
三分不用皆以存本也存本不用用乃不窮故人

事不可盡常留十之三可也至哉言乎此天地聖人之秘也人各有用用各有盡民盡留餘不獨盛滿宜戒

初十日

聖賢垂訓立教千言萬語不過葆人恥心故孔子曰行已有恥又曰知恥近乎勇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又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不恥之間其人禽之介乎

立朝之恥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交友之恥曰匿怨而友其人立身之恥曰巧言令色足恭居心之恥

爲機械變詐之巧

國仇未雪忠臣之耻也前愆未蓋孝子之耻也再醮之婦貞女之耻也

孔子刪書以秦誓終篇蓋知繼周者秦也康節著論伯溫曰世亂蜀安稍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乃知所貴乎前知者有補救趨避之益焉亦可謂識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乎伯溫克紹家學後未有嗣其響者

邵子之學前此未有也後此未有也秦漢以來一人而已始學皇極之時脅不施枕者三十年伊川曰

數學至康節方及理學康節者必欲盡康節此必不得之故也其言曰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强通使格物者必欲於此而求其理有勞且病耳善乎明道之答伊川問加倍法也曰已忘之矣非果忘之若謂何事於此徒費心力人各有能有不能不能何病故曰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十一日

一生不遠數百里來于日子嘗從伯順遊于師之音容笑語還能憶否曰能憶曰子師之精神行事還能憶否曰能憶曰師門教旨云何生茫然曰說約

一編未嘗寓目乎認理提綱九則師門教旨也師往矣而教旨常新日讀一過日日對師面也噫不識師面者多矣誰非孔孟之徒誰識孔孟之面

孔子得爲政必先正名不得爲政故退而作春秋春秋名分之書也爲天下萬世嚴亂臣賊子之防凡於名分二字有愧者皆未識孔聖人之面者也

讀張子韶傳　人謂子韶爲禪爲其拈覺字夫覺字不獨祖伊尹孔子不曰先覺者是賢乎此無可議況其立朝大節無隙可摘而刻意獨行銷盡世味其强力有大過人者其言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

在甚處若一一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卻費了多少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此等話頭是學道之士修行老僧方說得可謂自寫其神矣

讀李延平傳　延平謝絕世故餘四十年危坐終日驗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此是元公主靜學問不落語言文字間做工夫也故其言大要以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無所不過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故謂元晦曰公憑地懸空理會得

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卻理會不下道亦無他元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便自見得此亦有好大爐錘在延平無著述不立言其淵然自得後之人固未易窺其蘊耳

十二日

胡文定父子康侯最氣節學亦醇正謝顯道謂如大冬嚴霜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此可想見其風采矣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此千萬世罪人康侯潛心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則春秋一傳延平謂當以文定爲準其功亦在大

下後世仁仲氣節學術克肖其父厲辭秦檜亦以

不可召之端辭疾南軒援其素好佛之意皆有深

心作用非死板道學也

十三日

羅仲素　李延平謂朱元晦曰羅先生極好靜坐某

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

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

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此延平以得

之於師者授之於弟而仲素之學則自程子每見

人靜坐輒歎其善學此元燈一線也大凡學人不

從靜中領悟窺見本原撥拾[illegible][illegible]見幇襯補救

祇由土耳仲素服膺龜山更於[illegible]語上一番猛省

此是真切下手處

十四日

復婁二賓 前接光齋極蒙延款最是人所棘手時

獨能脫然行所無事謂是元公明道一流人恨相

隔遠山中筒寄未便不謂學道君子虛懷益甚於

悲天憫人之際益切事賢友仁之思某卽衰朽何

敢負此下問區區所望於使君者正自有桂陽上

元之榜樣在學優而仕仕優而學猶其言之對鮮

書則學在彈書也對獄訟則學在獄訟也所謂德在民上明新民正所以明德已在百姓上修安百姓正所以修已昔人因事鍊心令人驅心役事只此見使君學有主宰故能有事若無事錯節盤根正別利器吾儒中得陽明大爲吐氣康理學經濟不分二事某生長北方見聞一陋少而有志老無所成年來與二三同人輯有諸儒語錄一編偶同人攜之會稽得獻汝評定闡發匡我不逮繼而念宗傳二字甯嚴勿濫顏淵死而孔子之道不傳曾子外餘不得與又於衆多人中標七子另爲一選

俱無副本路遠不便寄去各家之書具在識錄其姓名暨所許請教此等事正要就正海內有道其爲商定非區區所敢僭也內有宜去外有宜取望爲指示某雖耄而親師取友素切於中豈敢忘諸我之徳

十六日

孟氏沒而孔子之道不傳董子明乎天性一語最得頭腦此程子所以云度越諸子也雖又曰見道未甚分明然草昧已久誰能得聖賢之意者何紛得陽明之論而定無復置議昌黎當邪說橫流獨能

張胆明目推其本末權其禍福輕重以救其惑使三綱五常未盡泯亂其所謂儒而豪者哉雖有曰見道不甚分明三子創闢之功未可與承流者同日論也予叙宗傳不能不推三子開山之力

十七日

張南軒初亦好佛得五峯挽之而歸於正遂以古聖賢自期學先義利之辨夫人生最難順者於君於親之際最難得者曰師曰友之人南軒以忠獻之子深得孝宗之知以五峯之弟契結文公爲友少年遭遇如此格君有機恢復有具猶未竟其用而

展其所學君子惜之

十九日

聞古來聞道之士於生死之際脫洒無累如釋縲絏自儕生輩於死生之際亦脫洒無累彼亦有所聞乎曰彼亦各以其所見爲道然未可謂之聞道也可以死可以無死死且傷勇況乎其不可死者乎死有重於泰山死有輕於鴻毛此中有義焉非可苟焉而已彼曰烈士輕生未聞道也

按孔廟配享始於曹魏七年止顏子一人迨宋元豐七年進孟子爲二配議者謂孟子受業於子思子

思受業於曾子咸淳三年遂以曾子子思並配宋
祀朱子繼祀龜山議者謂朱子之於李侗羅從彥
猶孟子之於子思曾子也羅李因得祀師弟淵源
之義亦重矣哉孔門師弟之後曰河汾曰程門曰
姚江而周元公之有二程則何啻千人百人也師
友淵源之義亦重矣哉

初讀儒書凡於學問有涉者統彙之為一編曰諸儒
宗旨繼思學有淺深實有大小因為理學宗傳一
編計四十餘人又思宗傳非識透本源學已到家
者未易承當也故又有傳宗錄一編止七子然從

前所彙諸人語言見道者頗多閱之既久不敢遺忘。條曰宗傳考天之生才非易即如考中人亦豈可多得哉嗣有聞見未得定宗先以入考以俟僭議之攸歸

二十日

草亭之西間接一茅題曰樂是取淵明樂是幽居意也因爲聯　有子非能好紙筆餘生聊自樂田園

二十二日

性之不定只是自私用智四字

須先識仁是爲學頭腦誠敬存之是用功頭腦

二十三日

理學諸公無人不講格物及立人之本朝卻不能就
君身上理會何以謂格君心之大臣諸葛武侯范
文正司馬溫公諸君未可輕易也雖日窮達無二
致非顏子斷不能同禹稷躬言思之史册中言語
多有令人信不及
問士當今日道應如何曰不辱身問不辱曰薛文清
有言劉靜修百世之師也
二十五日
李仁甫自成安過視
二十八日

東李尤繩　向來料理江村令師遺文恍若聞其謦欬言恍若見其眉宇益信此心之靈原不可以世代限不可以幽明隔也于是與擧見各錄其生平言語行事十餘則又移守君異國錄暨其類兼合就所記憶者述之共爲一册附集後吾文得令師說約之傳獨深豈無意於此乎第於理學諸公爲三編一編四十七子博而收之大觀也一編七子約而取之傳宗也一編五忠見理學以綱常爲重不專在言語文字也

八月

初二日

人黑白不分者不可以涉世處人黑白太分者不可善世宜民吳遺二才士使蜀武侯甚偉之後二人伏誅武侯曰此人只是黑白太分明耳學問須要包裹才是天地江海之量

初三日

題孫紹開趁鶴軒聯　無將無繫流雲手不怨不尤趁鶴心

初六日

問釋家有觀心之說儒家亦有靜坐觀心閒中一樂

之語某苦思慮膠擾正欲求一刻之靜以觀此心是如何氣象纔欲觀時而知故萌生此心已不在矣明知其不在當下又收拾不來愈增一番煩苦不知作何法可以治之曰觀心者欲令此心常在腔子裏即晨起問主人翁在家否禪家以不得勿求爲主故能硬把捉文公謂其勢逆其途險其機危而迫聖人之學於彼正相反本心以窮理以應物當知故萌生時正好窮究根因令他無處藏躱起一念旋治一念此處他人不知而已獨知掃除廓清他人烏能措手即天地鬼神亦不能代我爲

力認得本心明白種種添入之心自不得藉據本

位到此時視方能有見聽方能有聞食方能知味

何樂如之

初九日

薛文清云程子論邵子爲人只是無禮不恭惡與聖

人之學異顧涇陽云明道見處極高便有元語伊

川見處極正便有拙語橫渠見處極深便有難語

康節見處極超便有玩語晦翁見處極實便有滯

語象山見處極徑便有狂語即此言便見揔會從

嵾隘與不恭俱無妨於爲聖爲賢文人曲士自謾

其短不許人道一破綻者適足明其暗昧而自棄其學者也

十一日

分明一好題目在眼前人人知之人人不肯做事機已過方痛自追悔嗟何及矣

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美味遊毒人爭嗜之死而靡悔甚矣君子貴知幾也

十三日

人孰爲重身爲重前有千古以身爲承後有千古以身爲垂是身之所係者何如其重而可輕視之乎

不恥。況其身則莫大於學矣學則能大吾身以通天地萬物爲一體而千古之上千古之下皆聯屬於呼吸一氣之中故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不學則身亦爽於物耳何以仰答天地父母之生我

十四日

問聖與仁何所分曰以人言大而化之之謂聖中心安焉之謂仁以心言心之神明不測之謂聖心之生意不息之謂仁然非聖人不能滿仁之量故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十八日

寄薛行屋　聞長世兄得意南宮郎覓便志喜旋知先生請假歸省私謂昔草廬以親老辭魯齋以教成請先生其身之者耶每羨先生一身而兼三樂歸省之日攜蘭桂戲綵萊庭即深山窮谷傳為盛事某叨塵世誼聾瞶日甚不能鼓短筇一覲顏色金老云臺旌有過百泉意是或假之緣耳莊客來山村辱溫問先及感曷言喻某曩輒先儒傳宗者獨於吳許之苦心不能釋手今日非先生其誰望之知己之感不欲以寒泥伲進也

十九日

復沈石友　鄉居聾聵不堪對貴公長者乃辱惠臨

復承珍味下施山中童稚醉飽明公之德某藜藿[illegible]承投餐有加唯有媿汗已耳對使鳴謝

二十一日

答周李白　僕衰遲漂泊百念俱灰獨求友之誠未嘗少懈前披手度名世風流不第司牛耳中州也辱承翰教藹藹虛下之懷溢於毫楮僕年逾古稀學疎識闇戔戔里言未敢質諸大道曩有小刻三二種板在敝鄉篋中無有存者近刻請教咫尺素心惓切曷已

二十三日

寄于杜若　連年水患未祛今歲[illegible]學稼不逢年奈何未審貴治歲與民[illegible]此彰恤吏費拮据僕耳聾倍昔未嘗以[illegible]兒輩躬耕誦讀之外無可爲道者[illegible]於醒陸之北因建書院吾丈絃誦[illegible]何友其人不知可能得其遺集否僕輒先儒之傳宗者四十人東萊先生已置一[illegible]恨語言文字不多得彼如嗣字尚存稍一修葺亦[illegible]嚮進昔賢一段佳話也

九月

初一日

問可欲之謂善何者爲可曰明明德於天下此至善之極則也何時能滿其欲乎從心所欲不踰矩矩卽可耳美大聖神豈有餘蘊哉

初二日

鄭海曙曉之古言薛亳州蕙之約言多會心切理可以訓世

初五日

孫紹開謂邇日思慮紛擾二十年前事齊到心頭求

靜愈棼欲驅益熾作何法以治之曰此皆意之妄支而蔓焉者也法當肅然自責於念起時即詰問此念從何來獨勘獨證自認自供既難昧於獨知又何能逃我指視真上帝鑒汝斧鉞加身當此際未有不凜然汗下者對治久之妄念漸淸真念歴復吾儒治心之功多如此不然告子不得勿求郤更直截亦急則治標之意

初七日

郭騤臣來夏峯問學曰學惟視乎所志所志在富貴富貴未必得所志在功名功名未必得惟志聖則

聖志賢則賢未有求之而弗得者目前吃緊只要

抵擋流俗流俗之人欲富貴而思惡貧賤而思

逃竭一生心力無非爲此君家弱冠篤修未經世

染須先淸濃淡辨雅俗於聖賢諸儒之言虛心體

認莫只作語言文字一一身體力行千聖萬賢惟

此一條路徑學者學此而已

初九日

高斗南過視夏峯憶前辛卯是日仍在共城也　兩

番晤對俱重陽鬢白菊黃客思長深夜月明各有

意君猶熱處我偏涼

初十日

寄張蓬元先生　客歲得披光霽至善之旨觸處流行如夢者得覺醉者得醒敬拜明教歸爲砲聲震耳今逾年矣一官不靈通體皆病程子云不學便老而衰某服膺先生之教自不敢以衰邁廢學宗傳一編較前又爲增减錄其例評請正幸詳示之先生言建安沒天下之實病不可不瀉姚江沒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此對症針砭今舉世皆病而實者日益補虛者日益瀉求其愈自不可得且並其虛實莫辨雖有良劑將安施乎後渠集呈上一役

梁學問甚正特於青田擠之太過先生以爲何如

十一日

抑亦人情之好議也議論繁則過當者多矣宋儒固大有功於吾道但開口便說漢儒駁雜夫經書傳註未嘗不資漢儒亦有不及漢儒者乃譏其訓詁謂漢無人恐不足服漢儒之心以服天下後世之心此宋儒議漢儒太過聖人之全體大用及門諸賢有具體而微者有各具一體者宋儒亦不過各分一節一目近世有見與程朱偶左者便謂得罪於聖人夫解易者豈遂盡易之奧乎解春秋者豈

遂盡春秋之旨乎惟聖人知聖人何妨猶示虛公共質大道此近儒信宋儒太過然亦儒者切修證學術大明道統不紊信之過者不失為君子今之講學者本之不務徒工口說甚至竊禪之緒餘爲聖之秘義則又譏宋儒太過甚矣人情之好議此

十二日

修身之士必借良師友故夫子以朋來爲樂又曰事大夫之賢友士之仁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子産在鄭孔明在蜀皆收拾人才足勾三四十年之用後世不知修己以安百姓

故亦不知親賢之爲務予智自雄師友道喪風俗日替人心日漓豈待問哉

十三日

自堯舜至孔子道統相傳歷歷如此羲軒以上又誰爲受而誰爲傳耶莫之爲而爲者天也

十四日

就氣認理認氣爲理兩言明有分別在人善觀而默識之朱子終身認理氣爲二物其言曰氣强理弱理管攝他不得

十五日

盈天地間知覺運動聚散流峙者皆氣之爲也而知覺有知覺之理運動有運動之理聚散流峙有聚散流峙之理就中正可體認

十六日

從來大儒宋之程子張子朱子明之陽明子初皆學禪能究其蘊後於吾道有得始大悟其非而力排之惟恐人之溺於其中也淺儒腐士不能窺其底裏即竊闢之渠烏肯服愚獨謂孟子當楊墨告子之時仁義晦塞性學淆亂而危言峻辭隨其說而折難之此真是體統至善左右逢源居於德者邪

世不能亂

程子云聖學本天禪學本心本天者性善也本心者無善無惡也

十七日

問如何是習氣曰有物過眼必看有聲入耳必聽小小如意即喜小小拂意即怒小小利害即恐懼其很源總以聲色貨利爲著落故抵擋習俗必豪傑之士

甚矣哉習氣之難脫也俗人有俗人之習學人有學人之習古今有世習四方有士習真與習化機成

天作即自謂拔俗之士而日用之習見習聞所趨所避不知不覺又落在習氣中去苟不大加學修之力令真性流行與天爲徒終是習未淨

十八日

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日不必談說元微只就此日間莫令物欲牿亡夜間莫令雜氣紛擾時時提醒朝乾夕惕則貞明不息便是通乎晝夜之道

十九日

唐虞之世已有一種清虛恬澹不耐事之人巢許一流是也然巢許當年自生自化於經正道明之世

不敢以其說惑人有謂二氏卽其宗派者其學術
恐未必同後世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終老出林者
殆莊幾斯人之徒歟

二十一日

世儒於死生之事其有其無必欲明言確據愚謂人
生不能作夢中之主豈能作死生之主耶游魂爲
釋也

二十二日

學問之事能勘透死生一關則富貴功名便無難割
捨或曰有生必有死誰不知之何難勘透愚以爲

知生之所以生死之所以死又知生而未嘗生死而未嘗死恐未可輕與世人言也生之所以生能不失天之所以與我者爲世間不可少之人此輔相天地裁成萬物之人也其生也榮矣死之所以死是於父母全而生之者全而歸之無絲毫虧欠所謂朝聞夕可其死也哀矣生而未嘗生是飲食醉飽從開闢到今不知有幾多駃人憧憧往來於時行物生之中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死而未嘗死則生前一點靈明昭揭日月天地且借以撐柱試看從古來幾箇大聖大賢爲君爲相爲師爲忠

臣爲孝子家傳尸誦思藏不忘者其靈爽何嘗不至今存也愚所謂勘透死生者蓋吾儒盡性至命之實地若如禪元兩家之論則非愚之所知也

二十三日

吾鄉楊忠愍初官南都南考功郎鄭淡泉曉時稱冰鑑謂諸僚曰此人心志氣節事業將來不可言也甚相愛日告以居官守身之道與夫古今典故又從韓公苑洛學律呂三月而得其精遂能自製樂器播之聲音各相和諧公殁而樂之學遂絕響矣

二十四日

視千百爲千百者禮之異一本散爲萬殊也小德之川流也視千百爲一者仁之同萬殊原於一本也大德之敦化也

仁與人兩相附麗故曰仁者人也然仁不能離人而人多不能體仁必如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大人修己安人安百姓之君子乃所稱仁人焉外此鮮有不自絕其仁而並失其所以爲人者矣

二十五日

夫子贊乾德而首曰剛論道仁而首曰剛又嘗致慨於剛之未見聖門諸賢豈皆不足當之耶由之強

氣質或未盡融豈同之不違仁者猶存乎見少也蓋亦言其性之所近不偏以剛見嘗試擬其人其爲孟子乎孟子善養浩然之氣者也義集而行無不慊道充而心無可動意者可以慰聖思矣或曰夫子所思之剛即所以告由之强也味四强哉矯其人可想

二十七日

讀三異人傳有述　三異人者明忠臣方正學于肅愍楊忠愍三先生也統以三異人者蓋三先生超異殊絕古來忠臣罕比篇生於明二百年相望而

得此三異人亦奇矣哉三人考事有本末死各不同而忠烈之心同出正學一死而受累者八百七十三人慘極矣略無轉念忠愍再起謫籍死而不悔兩先生者稍有顧生之心忠愍何必自蹈死地正學即死亦當不如是之慘耳獨肅愍事機之遭當國家存亡患難之際非義理明決安能立斷社稷爲重一言不獨保安疆土而北轅得歸實有功焉然北轅歸而功之首且爲罪之魁矣三先生所爲亦各見爲當然初何嘗求異於人哉人不能爲則人自見爲異耳三先生亦無樂乎以異見也

二十八日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夫子以此七箇字贊乾之德愚謂聖人法天則七箇字又古昔聖人之格式剛言其不撓健言其不息中言其無過不及正言其不偏不倚純言其不二粹言其不雜精則潔淨微密之極矣然以此律古聖人恐堯舜文孔之外鮮克中此式者大哉乾乎聖人之於天道亦非可一蹴至也

孔聖人萬世之師道之宗也學者立必爲聖人之志只折衷於孔子足矣顏曾思孟而後獨推周程張

朱爲傳道之人朱稱集大成矣因集大成遂有議其一二語之不合於孔者意欲效忠於朱非薄朱也因有效忠於朱者遂有一種爲尊朱之說實敢於背孔而不敢於背朱愚謂非宗者多一非之心即尊朱者亦多一尊之心必朱固不忌人非而亦不借人尊也解者合其言於無言耳

出遊途永馬構斯同博兒御車

晚宿占象屯

抵漢穌過鄰人自北來者傳立兒來沽酒相勞

二十九日

立兒自故園來遇於淇口占志喜　我今北去子南來恰遇淇陽綠竹隈乍見還疑身是夢情鍾無語已顔開

是日仍留淇

十月

初一日

自淇北發即携立兒同行

謂從行者曰走路不必欲速一欲速便是正助百里之程豈俄項可到善走路者能忘正助之念則走路便是學

宿李朱舖

初二日

抵彰德李景尼止宿

初三日

蚤發大風雨不能行投橋口禪寺止宿

初四日

渡漳河過雨抵磁下榻張司馬貽樂軒

初五日

慰張司馬悼內有引甲午春過滏上赴司馬先生山

水之約深辱館餐將偕予登仙遊嵩期已戒余蹈

淑人志而止之迨東遊歸復留滋逾月見賢允內翰君延醫視藥知淑人漸有瘳矣乙未先生赴守云侯內子病愈仍訂嵩少之遊忽傳凶耗余悲淑人之賢不大年且傷夫子之失良友嗣君之失師恃也聞淑人病劇時嗣君暨子婦不惜身以籲代塊聲漸倍增先生恒悼先是老妻偕寄蘇門頓遠朝露先生貽言唁慰每一讀之時愴病懷曾月月幾何復同曰炊之夢悵望穗帷謳虎色變同病之言不能不轉而相憐也　白雲泱漭夕陽斜玉露朝塵冷斷霞造物無心折地軸甲菊倆竟付霜華

鼓盆應識心彌痛吵呢徒遺恨已財漫說內言不踰閾曾經劫火幾忘家將勞司馬林開閣敢並莊夫花外車入室未呼速作黍拜肤餘有舊轅紗變存一老殊鬬鼎忍耐諸昆髮作鬆風動白楊子如失煙沈紅日世咸嗟十年故國存亡淚一夕空圖聚散沙膝下雖稽新雨露篋中時檢舊簪珈達觀聿是焦藏鹿澤衍還看蘭茁芽生厭已無些子恨秋聲何事聽棲鴉

初六日

恭吉生出高忠憲壬辰日譜一册記日用間應酬事

寥寥數語而檢身省心之道無處不在　泰名汧

無錫人癸未進士前兵部郎

初七日

白元明見招白名所見以進士授魚臺令歸安貧教授爲業風留滏水上得見古人情心遠不偏地官貧甚愛名披幃餘月伴種秋足雲耕問字門填屨忻聞絃誦聲

初八日

世人責備富人動指其吝余曰吝於財病猶小吝於過病乃大善乎曾子固之對其君也曰安石勇於有爲吝於改過可爲名言

初九日

母忌　作客逢親忌一尊為位難忘之情欲絕病骨

轉躊躇

初十日

謂立兒等曰友朋諫諍須求有濟不可自謂直諫令

人有難受之實徒貽拒諫之名忠告善道猶俟積

誠而動自令人不忍負不信未可輕言諫也

十一日

友人兄弟偶有小激爭論不已予解之曰是非在他

人且不必太明況乎兄弟兄念鞠子之哀不必苛

求於其弟舜不見象之不是所以能化象弟爲從兄之義不可固執於其兄叔齊甘從其國不孤背兄願公之兄弟取法此兩大聖人各見有已之不是則善矣

十二日

過風俗肆肆在大營主人張還白以肆居遠遞來學者

李煜蕃自南來視予蘇門聞予出門即過滏上因同載至大營

煜蕃與立兒訂朱陳之好先是與其兄愷蕃曾約爲

婚姻而子女有殤者未終其事故燈蕃再尋前好

十三日

謁張谷王日義學一事先定規模行之須有條理方可久可招株俗儒者而英豪必不至東林書院志可倣而行之

十四日

大營莊客向谷王訴其子之不孝欲訟於官谷王斥之去余曰學以移風易俗爲義俗之不美莫大於不孝君家以主人出一言爲其僕定父子之分安父子之情便是當下真實學問

十五日

語韓生曰君與構斯肄業風俗肆此此是絕妙機緣只奮起精神併心一路月計不足歲計有餘天之所以困我者在此時天之所以成我者卽在此時也他日爲風俗肆出色人便在二君

十六日

父母生此身元來無壞修亦修其本無壞者而已此心元來不偏正亦正其本無偏者而已此意元來無欺誠亦誠其本無欺者而已此知元來無蔽致亦致其本無蔽者而已元來者斷要硏盡認後來

衆人之情識意想以爲元來皆自失其寶所謂罔之生也可哀也

人只爲口裏講道理遂自渾身無道理道理原不可向口頭取也

骨肉之間多一分渾厚便多留一分天性是非正不必太明

百福集於謙每見人有自託於傲者亦一念之不慎也

十七日

少司寇霍與齋聞予在磁欲相見上若處常道其意

予以重聽恐失禮於長者辭之

晚宿彰城景尼齋頭

十八日

劉借庵學使趙錦宇　邱憲劉孝廉粹禎見顧

十九日

留鄴下偶憶鍾伯敬功首罪魁非兩人流芳遺臭總

一身此亦持平之論魏武應以爲知我

二十日

湯陰謁岳王祠　王精忠義勇人人能知之能言之

知學見道未曾拈出文官不愛財武將不惜死云

下太平矣大哉王之言乎一哉王之心乎人有以

從祀孔廟請者不爲無見

二十一日

車中謂諸子曰內顧疾言親指總是瞻視言語失其常度動容周旋中禮自無此失甯獨車中爲然哉儀在惆慄之後故容色辭氣之間君子之所貴也

二十二日

文士不沾沾於詩文志士不沾沾於節義學士不沾沾於理道淵然穆然其所以自得深矣

富貴人不輕薄寒士貧賤人不容悅要勿可信不

語不驕

二十三日

晚抵占象屯滄孫八歲幸三歲孫溥為其大父伯父

叩頭骨肉他鄉兒童嬉笑亦足樂也

二十四日

抵夏峯同祖弟姪輩合長幼二十餘人集齋頭飲新

釀話夜

二十五日

立雅為述其師友族戚某某俱云請大人歸故園爭

日春秋雨露未嘗一日忘先人邱壠也但自我出

門卽蹈東海西山之意拜掃之事已付在爾身然

貞不絕俗隱不違親尋固心誌之敬爲我謝諸招

我者

二十六日

何謂庸言子臣弟友是已何謂雅言詩書執禮是已

世人舍此不務而立奇好異快已胸臆詉人聽聞

吾懼失其心而移其性也或曰異之好也自讀非

聖之書始知言哉

二十七日

晨起謂立兒曰夜來夢寐甚覺不慊乃知學問之事

對廣衆易對妻子難對妻子猶易對夢寐更難古人夜夢驗工夫是真實用力處不從此著力終苟道也

二十九日

寄才非有　過滏上湛盧先生出斯文正統披讀稱快其評選精嚴真是陶公坐高秋俗士不敢入湛老擬於襄夫人葬事後敘成作報先託聲意繼而蓬元先生寄同字議正投深感相助有專函代致僕耄矣聾聵日益甚然不敢廢學東昌滏士兩先生身分學問各有所長我輩友一鄉友一國友

天下則此二公者俱所稱千里之士也邇來覺受
益於二公者不小未易一二爲俗人言耳僕目前
功課諸儒合選外復有七子一編於明得五忠理
學忠節合并一身者也又爲一編容請教

三十日

我躬不飭自損其德猶小且令人訾議先世則不孝
莫大焉若後嗣不能光大前修日即匪類雖曰繫
稟自甘則貽謀未善祖父亦不容不分過也教孝
正止慈事

十一月

初一日

虞廷五聖人契司教敷人倫正與天之惇庸秩敘相合其德至矣故賢聖之君六七作較夏周猶盛孔子殷人也又以木鐸師萬世明倫之功大矣哉

世人爲子孫積財置産殆無虛日然不計子孫之賢不肖何如也子孫而中人猶不至於墮落如其不肖積金其能守乎積書其能讀乎徒與兒孫作馬牛耳

善貽謀者得一本分自守之子孫數十年之家運可保勿替如其爲賢人爲君子則所以彰顯其祖功

宗德者與山俱高與水俱長較之積財置産者所得不旣多耶此等事庸愚皆知之賢知者不能也

初三日

陳生不退楚遊歸謂予曰三載軍中身無一命囊無一文赤手去赤手來殊無可爲先生長者道也予曰子益矣身在官外乃可以閱文武將吏之功能賢否以爲此身當官之法戒囊惟空乃可以貯江山風月之佳勝所得已多矣子益矣

初四日

斗南問豫中近代人物曰覃懷許平仲薛文清推爲

紫陽之後一人王宙陵之呂新吾鄴郡之崔後渠
迺杞縣之劉湛露孩齋之賀貫聰皆可羽儀百世

初五日

皋陶陳謨曰在知人在安民孔子告哀公曰舉直錯
諸枉則民服舉直錯枉乃知人之實也第直名不
令人喜枉能結上之歡非真實無欲徹底澄清鮮
有不受其顛倒也民之不服何以得安舉錯宜而
化枉爲直此中有神機焉

初七日

報崔竹湄　當事者大有心人也據所見之言所聞

之語所行之事令人起敬又令人生畏但囑賢友勉豎明德實惠及民豈慮無知已也

初十日

族弟奇鵬少酗酒無忌予苦心諭教之懲戒之渠無怨且銜恩即戒酒斂跡予時避兵山岑水湄鵬持鐵棍與其弟達來衛護予南來鵬以鐵棍贈王大爲從行囑之曰此物伴君即某相隨也今七年矣立兒過視鵬囑之勸予歸展墓又囑之爲我致語戒酒仍如昔不敢忘教我之德鵬嘗語人曰非吾兄教我我不死人人便死我每以此勸人遷善改

過不事詩書之人卻勝誦詩讀書人遠矣

從子念雅生平本分二十年前予嘉其孝入取節錄立兒爲述其窮乏餬口無計竟以饑寒而死可憐也夫喪心之輩尚可苟活本分之人卻乃餓死無怪乎人不肯安分也憶從前每有憂喜慶弔之事念雅無不周旋料理今死矣妻子顛覆令我心惻因識之

十一日

宋韓億訓其子以奏案其子稽於廳則怒之唐元蹕之母必問其錢物所由來而擬賄於齎今之士大

夫位高金多者有動韓父之怒而動崔母之問者乎有此怒則無寃濫於獄有此問則無穢汚其躬賢父賢母成其子為良吏而已享令名於無窮不亦休哉

十二日

孔子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善孔子道其全孟子指其本孔子謹於習孟子充其端兩義互資後之說支而贅矣後渠此論最確又曰孔言靡人不符孟言有時而窒此亦尚有未融通者在

遵朱之學霜然頓悟以為顏子極仰鑽之勞斯見[illegible]

爾曾子力隨事之察斯唯一貫若所悟出於頓入

已隔判事務遺棄聖賢之傳授無之不知頓從漸

來無漸何頓可言天下之歸於一日正以有克復

之漸也吾道之貫於一唯正以有忠恕之漸也紫

陽亦云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則衆物之表裏

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何嘗非

頓悟乎用力在平時收功在一旦漸者下學也頓

者上達也豈可以二事言

十三日

諭立兒曰憶汝姊歸甯時吾家長幼男婦自汝母而

下無不肅然起敬蓋孝事舅姑和睦妯娌惟身有
之所以言之能啟人聽聞汝求弟若姪將於此取
型焉當晨夕誥教之令耕者讀者各勉其所有事
勿怨勿忘勿較勞逸勿存形迹以好和既翕者而
得父母之順則家庭之間俟是唐虞三代何羨如
之何樂如之
九姪調雅啟美次男也夫婦蚤亡遺一女寄養外大
母命立兒撫育之
是日奏兒生辰設尊占象屯集骨肉姻戚十餘人有
閩中盧誦薌廣文八十三歲笑歌暢飲頗娛老懷

宗傳考引　予既輯理學宗傳所得人不下五十繼而慮其雜也又爲傳宗錄止七子今又爲宗傳考一編何也蓋致年無事日取儒書以[illegible]閱覽偶當於心者輒命孺子輩錄之漸[illegible]首皆不謬於前選或復爲此編以[illegible]爲嘗試思之儒宗首推元公而考亭元公[illegible]開獨後於諸子豈前之選皆賢之大者[illegible]遂爲賢之小者耶孔子初與[illegible]初與荀子並稱

何其不倫也大易以下筮之書得不廢學庸亦間雜於戴記聽代隱揚名有似契操進退之衡司上下之鑒者請以質之當時與世之大人君子以紓吾思

先正有云方希直之志李時勉之直薛德溫之清王公度之不折明四臣而已吾請益以二人于忠肅一言而安社稷王文成倉卒而擒逆藩亦志亦直亦清亦不折其所謂古大臣與

十六日

題雙立軒 立者何立志也雙立者曰兄弟共之也

志也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陽明為其甯守文
作立志說極言志之不立多方以責之諄諄令人
神聳骨立頑者起而懦者興竹朋與友兩弟兄秀
質敏心粹之儁士也以予友紹開從予遊予且甚
期之奮飛因過其讀書處而以立志責志相勖二
子之共立固不待予言或因予言而更加策勵是
予之望也然予之望甚遠且大有陽明立志之說
在

十七日

會稽倪獻汝清苑張元徵同日書于　過遲當處之

便鴻夏峯小築在牆東兩函錫字同騎王一自謙

南一越中

十八日

語諸子曰今人議古人失著非難惟當機立斷能不失著乃稱難耳無論忠孝大節每每多依違即日用應酬接人待物中禮中情者亦寥寥其人倘服議古人失著也哉

十九日

人生受病口過最易故防口甚於防川古人訥言訒言慎言謹言總之無所苟而已矣一苟非乎心則

怠行故法古人之立言猶後法古人之不苟於言

乃立身第一吃緊工夫予衰矣猶頻犯此病敬錄

以志吾過幷告教我子弟

顏淵沒孔子之道未盡傳學者有大不然其言者愚

謂子哭之慟曰天喪予其對哀公也曰不幸短命

死矣未聞好學者也嘗語回云用行舍藏惟我與

爾有是夫又告子貢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

乎此語定在回亡之後觀孔子之言則道之未盡

傳也似亦非誣豈可以是咎此言之妄

二十日

東郡丁野鶴惠詩　嘗云野鶴在雞羣所見於今合
所聞詩教衰微能振起濟南之後另推君

或問詩與文當以何代何人爲最佳曰予不知詩焉
能說詩予不知文焉能評文然以意言之陶謝李
杜之詩自佳而三百篇更佳先秦兩漢之文自佳
而五經四書之文尤佳學者當於其本焉圖之則
不止爲詩人也文人也

學者有望見一理字遂欲打破此之病在虛法宜[illegible]
有望見一無與忘字遂以爲賊夫學者也此之病
在實法宜洩破理字是無性也無命也固不可[illegible]

無與忘則聖人之忘物忘我天載之無聲無臭又何以稱焉厥病惟均皆非善學

二十一日

謝疊山謂求亡於道學大明之日斯言亦適矣宋室之弱遠遜漢唐不能享國三百二十七年不可謂非道明之力論者謂漢之明經以修行宋之注經乃衍詞漢士質宋士浮漢協忠宋爭名儼謂漢去古未遠樸茂猶存歷唐而宋醇氣漸漓亦世代之升降爲之也今之視宋何如哉

二十二日

立兒問從前所與之理學忠節可指數者有幾日汝師伯順以静修之修而兼忠愍之忠外曹貞予於朴理學也潘懷曾宗穎以監軍而死戰陣周蓼洲順昌魏廓園大中左浮邱光斗周綿貞起元俱死逆璫孫愷陽承宗闔家以殉城死薛百當一鶚與伯順俱以殉城死金伯玉鉉以國變死張元美羅俊張二酉羅彥金鶴沖毓嗣韓曉賓東明俱以國變後守保定死逆闖王暢大洪濂范質公景文史道林可法僅得半面之識而有知己之言質公在南司馬以書與檄來聘未赴在北司空又欲疏薦

辭之且汝季父受其丕伯父飲其家誼深矣大洪
曾以予家有小人之誣問而髮指力爲解且託人
聲問道林督南師託友相招三君子之意甚遠迄
今思之此懷猶耿耿也

二十四日

過新鄉訪郭公望張子度立兒隨行
許斗南張鑾月周顯承來晤劉一六就予話夜

二十五日

客談孟縣兩孝廉一李號肖梅死逆闖絕命辭云君
恩深重背則不忍老母年高離則不便只有一死

以謝君親遂自縊　一喬名騰鳳不肯出仕築室山中不見一人俱壬午科余謂李孝廉有母安得死

二十六日

晤少宗伯薛行[illegible]十載神交一日謀面行揖自謂向切私淑禮意殷殷居然甕外之交

二十八日

吾容城新令施元引因於途次自衛源遞書并故人譚允謙字寻湊七金公望代湊三金令立兒往見復書云　咫尺衛源不及一望顏色愧歉何言辱

手字過情之間更令人抱歉無地卽令小兒叩謝

行臺叩春稍可自支當圖展墓奉聆教也

二十九日

歸夏峯韻兒生辰已備一觴立兒亦自衛源至

三十日

倪壬儕從政過寶先生族子也以先生翁戲汝字執

贄從遊

十二月

初一日

立雅述其師伯順語十餘則亦予所夙聞但未經拈

出師之面目未必隱而弟之精神無所見是即傳之不習也可以此語質之君巽國鎮諸同列

初二日

寄杜君巽　吾鄉中人來無不仰親丈之高無不憐親丈之苦至有謂形容頓較大非曩時僕則嚴擬踰家展墓相見時當更憐衰朽之頹額耳令師認理提綱海內學人無不推重但數則太少復益以說約二十餘則取立見又有遠闊十餘則望兒二十餘則坐　詔師　武久逕大家拈出面目一新是亦我輩傳習之功、自身之一也

初四日

問桓文並伯一正一譎孔有定評然晉代主盟齊遂不振者何　心曰晉臣讓善齊權相軋耳衛靈無道賴諸臣得不喪賢有大小而效亦隨之士獲良友之益亦如是

初五日

子曰文勝質則史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則史之失其真也由來久矣蓋非堂上之身固不能辨堂下之是非況以貪生怖死之人而敘列殺身成仁之事塵尾不揚何以鼓舞天下後世故欲得信史

須慎史官

初六日

仇繼軒暨配崔氏合葬墓誌銘　君名煌繼軒其號也始祖貴乙於永樂間自揚州江都縣移新安遂家焉貴乙生志明經爲司訓志生信信弟憲爲名侍御贈父如其官信生廷昭昭生鐸是爲君祖代有懿德多壽考君祖母郎氏至孝姑馬患背疽郎爲挑疽洗癰六易寒暑有瘳公舉孝婦事載邑誌鐸生餘慶與弟雲慶同爲邑庠生皆以孝著餘慶先卒雲慶執兩親喪如禮廬於墓者六年學使奏

閭莅其門逹邇稱雪廬孝子君餘慶仲子也五歲失母君號哭於巷求母所在里人憐之兄性懿君事之謹無間言繼母劉遇無恩禮不施籐所履屨穿君復善事之其孝友蓋得之天性云長以貧故廢讀學雖不博能出所見以論古人而猶詳二禮時勸人爲善爲人息爭讓葬地於宗黨者三處家㞐鄉終身無競或有忤至亦不之較笑歌自娛恬然忘老余丙戌偕君遲撫與君黎爲十老社又集同人爲君題卷稱壽季子憲穀又爲君索像贊余雅重君皆不忍辭嘗謂古之英人烈士得志則爲

帝王師不得志不過與鄉人言禮讓止矣所謂大
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君没之明年余避地
蘇門憲稷擬以君狀來乞銘因甫終喪心血耗竭
遂不起其友王生之徵代爲請銘乎嘉稷之不忘
其親并嘉王生之信於其友也按稷之狀其父也
曰生平艱危歷盡辛苦備嘗地鮮十畝屋僅半間
無五尺之童無兼食之味舂稅久缺十載不更製
袂布單三冬乏纊然胸懷亢爽曾不介意而小有
志未伸其孰知之讀其言字字是淚矣稷没而也
亦頼王生之代狀其母也曰崔氏性慈和能[illegible]中

饋事舅姑孝事繼姑尤曲謹妯娌子孫莫不感慕
與繼軒共歷艱難者七十年從無交謫之言并無
拂逆之色賢矣哉世不多見者乎余有以得氏之
概矣君生於隆慶元年[illegible]月日時俱不詳
卒於順治七年九月十三日距所生得年八十四
歲配生於隆慶二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日卒於順治十一年
七月初四日距所生得年八十七歲子三憲仲秀
水尉憲師憲稷廩生女一孫七孫女四曾孫三以
某月日合葬於城西之著護崗銘曰世之所不
者不能永年君白頭伉儷孰與較先世之所不見

者子未賢君有子淸修孝弟力田世之所不足者
身之多懲君貧約終身所得已全無榮無辱非罹
非元三三兩兩躍魚飛鳶其古三代之遺民與余
爲斯言以永斯阡

初七日

仇茂才巽渥墓碣　茂才名憲稷字巽渥新安人鄉
省繼軒君季子也家世載繼軒誌中茂才幼岐嶷
以習識先人聰[illegible]庶俗伍爲文能自成一家言大
有聲於里庠閒[illegible]至孝環堵蕭然菽水奉二親而
中懷澹如也甲申[illegible]以親在耄耋則京兆試不敢

離膝下朝夕色養有古人風余丙戌僑居溧城茂才與王生之徵時相過從雖癯骨如不勝衣而神情鼓厲引我忘倦繼而王生執弟子禮茂才亦與猶子景雅約爲婚姻已丑余南來茂才復寓書正師弟子誼蹤跡既疏就正益切未幾繼軒君逝茂才寢苫枕塊哀毀盡禮茂才固赤貧襄葬后不忍情絫家居借墓傍禪寺寢斯食斯居喪一如禮先是其叔祖雪廬以孝著稱生能取型更光先德三年禮成過易水送門人試偶嘔血數升死慟哉時癸巳[illegible]月[illegible]日也佩生有志未逮夫復何言昔鄒

修之門三臺里王綱居母喪過毀後父病又作綱新夕憂戚致疾而卒靜修先生爲志其墓茂才甫終父制而致養其母情事大類王綱王生之微道茂才以父誌缺焉爲恨余既爲文誌其父矣哀茂才懿行恐湮並付此語使從之人于闡光而採遺行者有所憑弔焉銘曰問爾之親不逾中士問爾之年未及强仕貧窶之家田舍之子蓬蓽是居困厄以死然有達心非關閭里不苟富貴行己有恥有懷二人存殁中理昔之王君今之仇氏三百餘年前後同揆動首淸風常照渥本

初八日

學人不能入道病在徧見未融也執念未化也勝氣未降也名心未破也徧見未融則一隙之明烏能窺其大全執念未化則膠固之守烏能語於變動勝氣未降則浮動之氣烏足語於靜深名心未破則的然之好烏足語於闇淡好學者當深思而自得之

初九日

陽凶人爲不善惟日不足所謂性之善者安在日人牿亡於旦晝而休息於夜氣元來一線終不能盡

斷所謂善者性之真體爲不善者情之浮用羅子

云體則足以運用而用不能遷體也此語有會

初十日

人患不能信更患不能疑人患無所知更患有所知

人患不明白更患太明白此非真實有理會者未

易語此

十二日

重刻鹿伯順先生四書說約序　鹿子伯順爲及門

士說四書矢口了然言無滯義彙爲說約久已梓

行其旨盡取子輿博學詳說將以反約之意夫博

與約非二一也博原自約出非博不能約約原自博具非約不爲博是義也孔子固嘗言之顏子亦身承之故曾子之修齊治平一本於誠意子思之中和位育一歸於愼獨迨至堯放勳舜重華禹平成博矣而一廷授受執中而已矣不獨帝王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博莫博於天矣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萬古此行生也萬古此於穆也一越其宗卽爲畔道卽諸儒繼起各以所見爲發明如周之無欲程之主敬朱之窮理陸之本心王之良知皆從浩博中體認精微所謂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正

此說約之旨耳今天錫復刻此編於楚意謂伯順之說得之陽明最深而說最相合符予謂由陽明而子靜而純公元公豈有不符哉由純公元公而顏曾思孟以遡之孔子豈有不符哉由孔子而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後聖亦豈有不符哉總之本諸身者是則言無不合言合而本諸身者非即合亦離也切願學人因伯順之說而觀伯順之行予自丁酉交伯順至伯順殉義丙子之年蓋四十載深知其爲渾成虧齊得喪一死生之人故其所說皆躬之所行未可以語言文字爲融通了晰觀

也伯順生平極服膺朱子晚年定論謂王子爲朱子功臣又何有朱陸之異而約之不合一哉

十三日

客惠予詩且歡然笑歌爲賦短句　歲寒病叟作詩題彩筆驚人各吐奇滇客耄年猶過祝一卮未舉一歌隨

十四日

客散偶書　問爾之年七十有二外若無營神實多疢言須大聲讀忌小字耳目昏聾語毋失記獨此寸心凜不敢肆赫朕帝命嚴乎國事僅吁迫人暴

兵日異身懼淺藏足慮輕出親朋過視遲來速避飯不暇飽酒惟飲意二三族子嗷嗷聲淚兼之同人遠行顛頓勞勞我心夜不成寐

十五日

予有句云評詩忌俗士品酒宜幽人客曰陸放翁俗人猶愛未爲詩歐陽公醉翁之意不在酒正此之謂也

十七日

入城避兵援借楊王漢眉處城中諸公俱勞延欵

二十二日

偶聯　身閒心卻忙忙因甚事人冷我偏熱熱欲何

為爲博兒行續絃禮

二十三日

黃石齋大滌記一段云兩日諸友先後問至剖析麾

驚疑稍稍稍與子靜開滌諸友亦欣然無異漸復

汎濫易詩書禮樂新故異同之致不能不與元晦

牴牾然而元晦醇邃夫繇子靜之言簡確直捷可

以省諸探索之苦然而弊也易繇僕之言靜覬微

悟可以開物成務然而弊也支繇元晦之言拾級

循牆可至堂室高者不造頂無歸深者不壁崖鰲

墜厥其道百世無弊則必元晦也此論亦甚平

夜坐　歲暮孤燈寒氣侵擁衾趺坐到更深迴環七

十餘年事負卻垂髫萬里心

二十四日

暫移共城題壁　人境喧車馬悠悠閱陰晴無

日定漂泊此生閒高著局先得杏花酒後刪古來

誰可比伯仲管陶間

二十五日

爲侄孫行完婚禮

二十六日

石齋謂太元出於春秋元經本於太元極言古人何可輕貶子雲只爲優游新室蒙仕莽之嘲八十老翁亦何所求其劭也能使弟子廬墓三年不去其行事亦有過人者看他推尊李仲元嚴君平其意自見焦漪園亦謂劇美不出子雲之手但其學問深醇不及文中耳石齋文字癖奧故深契太元之旨可謂憐才然推之而與於斯文則過矣新室何人之朝豈八十老人優游自娛之地耶

二十七日

石齋謂一部禮記皆爲孝經作傳旨哉言乎

二十八日

謂立兒等曰自渾樸散而象數之繁異同之見理氣之分種種互起爭長然皆不謬於聖人所謂小德之川流也有統宗會元之至人出焉一以貫之所謂大德之敦化我輩不能有此大見識切不可專執一偏之見正宜於古人議論不同處著眼理會如夷尹惠不同微箕比不同朱陸不同豈可相非正猶有此異以證其同合知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愈見治鑄之手

邇來有欲專學堯夫者有獨尊堯夫於周程諸儒之

上者此豈定論耶各言其志也已矣并可以知堯
夫之學
道在何處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八字要體得親切學
道之人從何用功體用一源顯微無閒八字要認
得分明
二十九日
諭詮孫 爾受室已列成人便當思所以成人之道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一章最是實際處循習無厭
卑邇便成高遠到得極高遠時只是卑邇此所以
為中

三十日

以孝弟仁讓爲教則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

身過聖賢學問帝王政治俱憑此爲根本楊無虞

鬪壘無庸詠所謂經正則庶民興孟子得力處在此

懷虞文盧頌蓼丈人　孤客七千外行年八十餘歌

聲猶嘹喨詩思幾躊躇興至時乏酒饑來安問魚

念君今夕意咫尺覺情疏

炅峯守歲是日六男一姪四孫在列且兩新婦入門

客邸際盛頗娛老懷

日譜錄存卷之七終